



彭君宣全集



序

今天下稱詩約也原本風氣自昔以清俊流雅歸江左以雄渾傑麗屬中亦試按徐庾之音節而覆之兩魏周齊之什斯言位



有徵也明興北地及正信陽競
齊皆中州之材乎余時評隲
槩見諸感興似徵為仲一默
祖左豈非後語更為中州而
能文以江左乎楚昌穀矣之
丰骨一時林立猶若徵

遜烏者是後吳詩較以婉弱為
藝苑其薄婁東一出振之遂霸
三以自命夫海迴瀾斯洋以乎大
國之風殆非吳之舊也余因斯知
風氣柔人固以畢是所長也

微霞所短刻之則善責至樸調
之則益增其舛信陽所以割龍尾
之席而婁東所以重牛耳之盟惟
斯術欽黍丘彭幼穉余誥讀其
制義於維揚覺靈光射射睫

蒸氣襲人室而志非菘薑脆薄
之產至其取姿爭妍去類舞
花飛雪又非平原大陸莽蒼石砢
珂之習也通遊武林從梁使君載
讀幼穉誦之工何必言而雄傑

流優嬾長縷美壹以甚文甚矣
幼隣之能劑而調之也使與河洛之
健足角武既讓吾眉接使與吳越
之艷质鬪矣又折其骨雄折此
幼隣韶齡遊我一班露豹象假

幼隣年以竟其材之所極劑既千
鍊調亦可和吾直不能定以江左中
州之區域而囿以信陽北地婁東之
境地矣使君尚淺余言為幼隣知
梓定券願因過庭以處之為多甫

嵩輟先生謂袁史騰潭抑有
當否

癸丑陽月三日西吳友弟韓一菴

書於浮玉山舟中



題彭伯子詩集

彭伯子生有異質自總角時即
能詩詩竹扁燦々片語足以窮
致蓋夙慧也已而學殖愈富結
撰綦工裒然成一家言則作者
心匠矣顧笥而藏之不輕以示人

而輒以示余若謂余能賞音者
余子此道無所解而心慕慕有之
又才不能過人而好推服當世才
士嚮往所至若身有之則三後
彭伯子詩津々慕慕不能置蓋
伯子于詩其才如雲流霞飛飄

颺而有剩采又如入巖岫中嵐氣
梁裾山花間之種々不辨其名大
抵不拘々負拳做象貌而才情綺
麗無不逍遙如意故余嘗謂伯
子一疋汗血桃花駒也千里氣歛
非可以步趣得之伯子其謂余

言何伯子從其尊人中舍先生
遊長安一時士大夫競為倒屣而
少年儕侶則磬折而讓席詩名
籍籍播人耳人無不願識伯子者
曩余家食時則聞邢子愿先
生道伯子轡手已乃得宦伯子之

邑父乃得悉讀伯子詩固徵伯子
非虛得名名且不以盡今其業
具在世必有能鑒之者伯子謂不
佞其為一言序我余自顧名僅曷
足為伯子重乃其以業示而後
問言則余且藉伯子非為其藉

也故妄論之如此

萬曆丙午年犁丘李若訥季重甫書于吏隱齋中



季重
醒本

西園續草叙

三十年来予所善稱詩者有湯
義仍袁中郎兩君子云義仍
近體懋彰之高岑不必杜中郎
諸體自出機軸并不必重其於世
所尊王李孟如也然兩君子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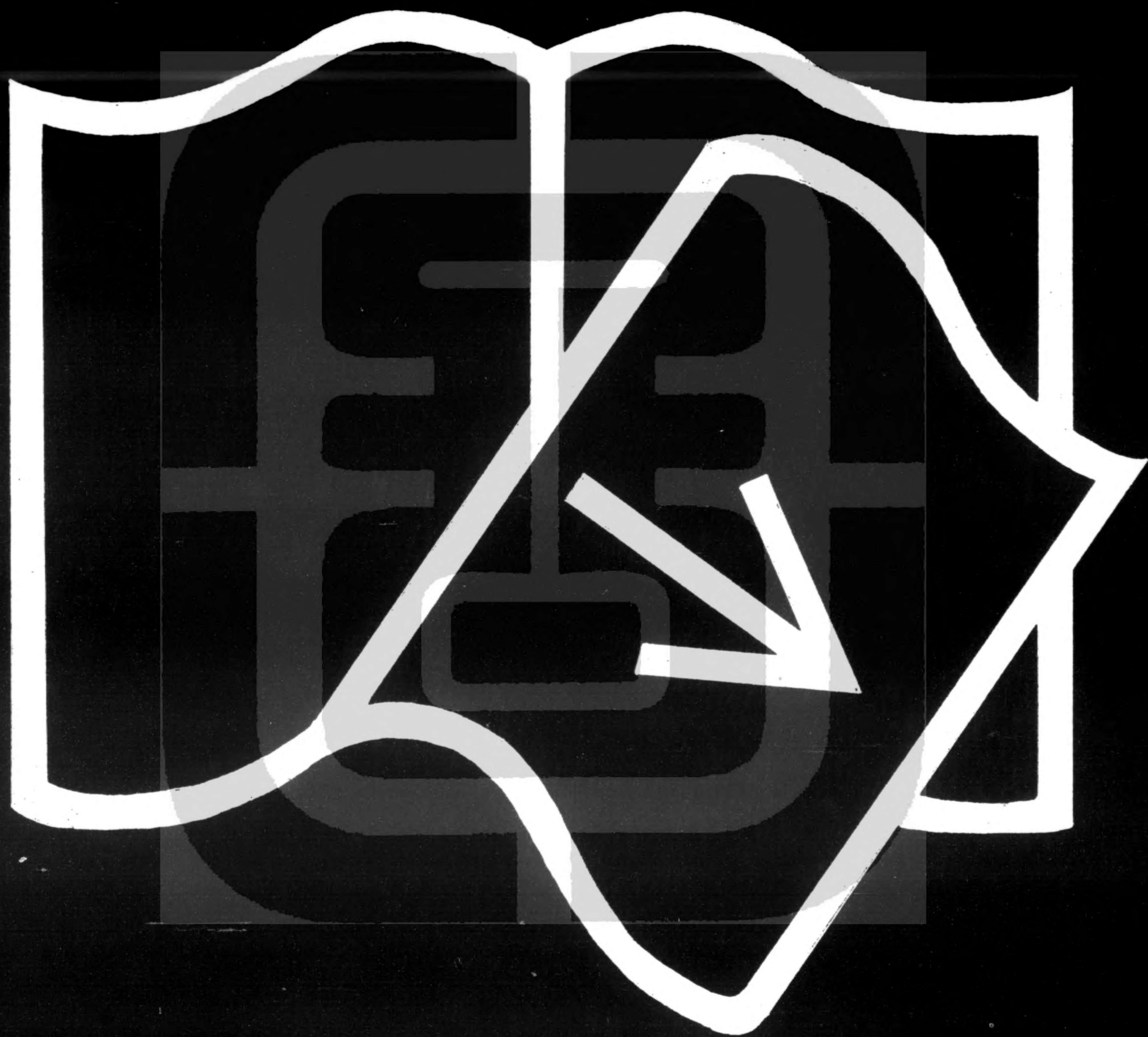
近於作達義我仍好綜道書中
郎更嗜釋典自以純而不為經
旬闕華夫詞人張百目之羅以鈞
千秋之譽唯達為忌達寔生嬾
嬾則未能極其才情之變雖五
士衡才多之患亦有父房思齊之
譏以拔王季之幟未矣此予在楚
中曾為中郎効者也蓋晚而得
彭君宣君宜偉丈夫也有至行
遠韻生于何信陽高蘇門之鄉
嘗耻郢調文虛谷音莫續以振
起風騷為已任乃其一吟一咏組

織既工宮商悲叶有仲默之後逸
魚子業之冲夷而華不停揮末
有條勁有所屬和穩妥清好今
乃出續稿以授予予老矣不能
于諸體一二評論若和宮鶯何
必減青蓮百轉歌和鷹字何必
減正平鸚武賦和雪鶴何必減少
陵義鵲行和山居何必減摩詰
田園樂此皆連篇累牘角險闢
新君宣四面應之總如也其于諸
体中標腴選韻亦稱是辟之登
涉其巧心似昧情其精神氣

鯁鼓舞不倦似濟勝具其詩人
之豪乎向乃繭足數千里乞尊
公隧道之言于余則又不獨為詞
塲對冕也予與吳宣受交兩世
君宣過予時譚執焚膏繼晷
悵然惜別去後見思因西園續
草成而敘之如此

通家友人董其昌撰

同社林 所負書



P1-8

彭伯子詩序

大沈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詩自唐以後無如本朝本朝盛
於詩無如德清間而德清開來歸
功李何李由北地家大梁多北方
之音以氣骨稱雄何家申陽近江

漢多南方之音以寸情改昧天之所
授雖兩先生有所不能兼其晚年持
論故不相下兩先生並驅中原而中
原言詩者輩出要皆得其性之
所近為李則李為何則何而已矣

余所見宋成彭幼隣詩華而若歛
冲而若飴清新結麗醇雅和平方

之申陽為最近而高張急即之聲
長駕遠御之才蒼然古色疑然定
力即遇北地無多讓蓋昔之為兩
先生者類邯鄲之步而今之為兩
先生者類黎丘之鬼詩道陵遲

於斯為甚幼隣隻字片語近心
獨妙而神識風韻默與兩先生合
兩先生後古於前幼隣反正於後
君子無夏夏詩亡矣可不謂中原
盛事乎幼隣春秋方富儻焉學
論兩先生哉

日有字不
之益解以
馳翰如
今可也何



新都閔文逸書



翁鄰詩集序

宋國彭翁鄰侍吳尊公直指公兼後
游京師所得詩皆刻之今幸已西直
指公按維揚以吳詩見昭始得卒業
蓋洋二正始之音之當弘正時北地
倍陽向先生相孫劼中州講少陵之

業時稱復古代興而得旁鄰萬曆間
秘苑益借呂重矣旁鄰弱嗣稱詩所
得心直指公庭訓良深而一時所師
及者又有順陽李太史犁正李邑侯
兩公相與剗切而成吳業或賞吳乞
韻如樵荅汗血駒一日十里不可得
心步驟或賞吳如雲流霞舉飄颻而
有剩采可謂起吾矣願令心秘家少
率孳_二摹擬拾吳陳言而餽飮之不
以爲慮又或敝薄槩獲則一切鑿空
爲清肉苦澁不可解之語呂默多自
謂能擣吳性靈茲兩春皆無所當于

鳳雅辟心禪宗物細二惑所爲事理
障不淺二之旁鄰爲詩內發以性靈
外歎以槩獲果用精次果取材博沈
而不障于理博而不障于事脫太輒
近惑習直超聖證如箴之疇曩北地

主槩獲信陽主性靈益互以所編詣
消爲砥礪夫偏詣則惑二則障所先

生子載人豈昧是哉今果業具壯可
爲左右藝之旁鄰方弱嗣百取材構
忠欬于富有融李鑄何乃獸成一旁
鄰則秋苑所倚藉于中州音不翅天
呂天球矣第限僕走不見旁鄰奪北

地倍隆幟之以因讀秀鄰詩而僭一
言

萬曆己酉歲至日江都陸君弼撰時
年八十有三

韞君蔣文藻書

蘆秀隣涌滄樓詩序叙

蘆生秀鄰者為六給諫芹

生公猶子柱史嵩螺公伯子

先都諫陳兩峰公子增也身

邑侯陳抑吾公為秀隣內兄每

會朱松嘖奇秀隣寸不置

口謂髫年詩已成家已酉曾
中副卷余竊私心嚮往之一日
以幼隣詩子一編授朱題曰涌
海樓稿翁朱叙烏余曰信陽
何大復先生曾以髫年擅詩名
卒為一代作者幼隣中州產
也豈與聞其衣鉢耶夫我

明詩大率宗唐而後宗唐不步
風雅之遺者惟信陽法先生
為牛身其他多掇拾唐人津筏
而遺其以謂神理欲收結於宋
而先失步於唐矣噫此非不善

宗唐其才情素耳，多隣富於
蓄之解才情，其以爲詩調不
以聲，象彩板石以字句，殊色
不以絲縷織，凡山川草木烟雲
月露，因境會形，目形會心，信手
拈來，多不雅馴也。多不揮洒也。

神耶理耶音節俱全，耶斯以謂
善於宗唐者也。多隣遵柱史
庭訓，方縹緲經史，日收柔子未
竟之業，句於山水，尚未盡起，挽
世故，尚未盡閱，應乃其詩之
本一家之言，善天授，非人力也。

云寧為在匣太阿勿為出匣太
阿勇銳寸太阿也自後書韜
言藏之匣中以老其鋒俟不
時出匣內與其文章出為揆之
梓孺信陽並老作者之林豈不
奇耶雖強給諫柱史以正龜立

朝言其諫子已傳為朝陽雙鳳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是
編安可無傳也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山西布
政使司右布政使郭光復誤

讀彭長公諸藁

今古人之所不能盡者異人異書
好山水而山水可卧遊書即謨觴
輸廖之祕有無間耳且眼中所
有自難竟者惟其人急不可失何

也視笑之際政如海水洞涌山林
杳冥能移人情而一語玄中五
車足了不直聞未聞見未見而
已余入宋知秦丘彭長公多鄰者
博奧宏達縱心千古斬一見未可

得會督學學校士巾舄雲集余方浮
行衆中而忽有呼陳生陳生者
迫視之各道名姓不誤也斯已奇
矣長公遂謂余可與語者曰酒
余於廬門之樓指點莽蒼應接

不暇此素王之樹此傲吏之園此百
靈之山此三尺之雪勾迹可尋想
當如是薄酣未已新謠互發瞑
烟催人匆！散去余念長公不可
失長公亦念余不可失也乃再飲

於秋水之閣盡出所結撰詩則百一
續百一靜舫五石涌滄文則勞薪
子西園公子集池上篇黍丘亭藁
約十數種快讀之中間子史玄禪
靡匹小有存之山水則飛磴懸流

重巖複澗深壑幽巖迤坦平曠突
兀噴注神巧鬼恠或滌目而會心或
悸覓而動魄總生平未有之觀也
客言長公讀書處曰環水子堂
入浮鏡中恍在物外其以著書度

一小閣中緗帙竅寫今行世者僅
什之二三余益驚之近寓余書要
余稍過為平原之飲且盡茲以歲
耳目易奪尚及何如他日還吳里
中人謂宋遊後之陳生不遇異人

必讀異書則所得於彭長公者
已

萬曆辛亥重九日書

友弟陳元素



總集自叙

今天子萬曆丙午諭受知邑令渤海
李先生亡何先生量移內鄉趨謁之次
日即獲見太史李子田先生遂以忘年
之交待予爾時予已有行卷詩樂府
三百餘首凡經先生所竄定及所擊

節者集之得百有一篇遂為百一集
渤海先生序而梓之丁未戊申間予
兩入京師又得詩百有一篇就政于
太僕邢子愿先生先生甚賞之惠以
佳序屬予姍兄陳晉卿梓之遂為
後百一集己酉秋試予落判草二場

貼出以前場為懷慶司理李老師
所擬本房首卷中乙榜而予曰憤
致疴家君時按維揚念兒病也且以
兒向好聲律之學不沾之于科第而
所為詩歌未知得當于作者否乃收
予所行前後百一詩求政于太史李本

寧先生時本寧先生以急家難寓居揚州牢騷之際不瘵丹鉛又不以孺臭棄也句而雙之字而褒之其垂于體裁者諄々而誨之而又為之序今歲之笥中自庚至丙七年矣予所著詩益衆有續百一詩滄涌餘稿

勞薪草春興秋興春梧秋竹烟悵楊花陸舫環水建南凱歌龍飛引諸品小集竊念子田子愿兩先生皆邑物故而本寧先生以龍門寓秣陵予復淹滯無聞披霧見日何時何地又聞先生之門有教無類即携兔園冊子

以號曰詩人者皆遊其門得其語以
為鄭重使先生之言不信于世而予
深恥之癸丑之春買舟南下覽金焦之
勝見謝九子山子兩先生即為予介紹
令予走謁先生而以病竟不得遊其門
及歸見渤海先生時守吾郡迎謂予曰

見本寧先生否予謝以病歸未獲見
先生曰遊金焦而不見本寧先生安見
靈秀之所鍾乎今歲丙辰予年三十
有一矣人生七十予幾其半功業無成
音律自好意欲盡檢予稿刪削成帙
携之南都訪予友子素陳戶部介紹

本寧先生求序梓之以示後人而子
素復以內艱歸使予不得見本寧先
生也豈非數哉嗚呼後世子雲又安
知有予邪大安能知予耶詩凡若
千卷千有餘首不置體類各自為
集亦欲讀予詩者及予自讀之有

所考鏡云丙辰中秋萬花小隱彭堯論
自叙

西園公子集叙

以余足履半天下所遇聞人無不稱
述西園公子者初不識西園何地公
子何人辛酉侍

少保南翁鄒師於輦轂下居常則聞
鄒師口公子才且謂公子有幹濟人

也心益慕有之秋警出春明流寓廣
陵一日詞人王先民同公子來訪余
於鄉友易茂周霽公子麻衣白幘面
色深黑然而脩偉霍表準目電發胸
次朗々若百間屋尚其家世始知公
子即吾廬陵東隴公之裔其公子之

先太公遷居梁園者今以母夫人墓
板乞文於倪太史而至廣陵其尊人
即今名卿彭嵩翁所稱西園公子者
是也余以是益服鄒師精人倫之鑒
匆々別去中疲不寐恨不以身嘗與
周旋質明訪之靈運舊宅方在登舟

促々益不能盡吾願送之思猶爾相
期過訪西園亡何鄒師蒙

天子放歸道出廣陵座中猶道公子
不置余乃告以約訪之期鄒師亟稱
以為不可失此人遂以冬杪別鄒師
以今春赴約比至則西園花事正繁

牡丹千萬本齊放而余覓公子於香
豔濃麗間相遇大以為快遂館余蒼
閣余日則與公子量紫較紅其花之
豔_三偉者經尺餘高稱之名品數百應
接不暇疲則讀公子詩其幽媚明豔
更奇於花而一畷蒼葉高潔之致又

似花所不及余日疲間叫絕常數百
園雀花叟雖濃睡中屢為驚恠然其
集更富於花幾百餘種而文章纂述
笥中者又倍於集余愛其詩欲手錄
精妙者以為法程而見公子集中亦
手有所去取然而遺者過半及披覽

全帙又覺可惜公子較之昆季間獨
貪不能盡刻以問世而余之愛公子
詩意欲盡為校讐以付之梓亡何南
歸迫甚未遑先為刻其自選一集至
於詩之佳妙四先生已叙之矣余不
足以重公子也第知為唐初盛以後

止有公子一人而已或以余言為過
余以為詩非唐非初盛弗尚也即李
何于鱗諸君子謂之諸君子之詩則
可而儀之於唐或有間也世有脩初
盛之業必不以余為汙好曰題曰西
園公子集而余叙之如此

里中友人羅鴻舉并書



真伯子詩序

濟南臨邑邢侗子愿甫誤

元美先生云名邑名里名家之子伯子是
耶彭世言詩至伯子而以靈稟承之齟而
成語齟而成韻自親外傳往往舍佔畢而
耽為詩勝冠而後詩以大成大抵立骨而
饒氣根情而本實彌獻吉而祖子美卓然

翹獨之業哉伯子生平不欲為七子要以
七子者詞條互相為嚴格律過而為厲云
爾躡蹤希響誰是之無然而伯子超然風
尚之表為豎正統倡建鼓而警齷俗厥志
良足竒矣夫詩有別材非關理詩有別學
非關書固矣伯子風華奕奕涉目十行下

從毫鵞舉絕不作今人語目所書都蘭臺
文取六一公集中偶因狹陋而屬大方云

者意有所譏誚唐詩人聲俊俳耦之外莫
能文焉耳即文焉猶之聲俊俳耦爾也伯
子高文大冊碑銘記述投之所向無不如
意網鮮罨翠漁獵靡遺炎唐並陳儒騷合
嫩唐詩人值之能不匿形走哉伯子尊人
方以風紀名天下輜軒所至首重觀采所

部之詩皆其詩也伯子無亦色藏山海乎
余所進于伯子者

大廷之對木天之學文章冠臺閣而究竟
詣左班詩猶小道所為大前人者不第以
詩伯子洵翹獨矣伯子應笑邢生迂腐哉
伯子尊人將將余鬚而澆之若下也

正坐松高冲雪承

猶爰為潭柱籟恍恍如洗按讀之餘便

以張順掀髯昂々抗肩与

兄接技於高時也

論詩甚精第所性聞事以考著格調

之旨難。初盛中晚宋元。鄙素。然以未
盡古今言。詩。其妙於先。聖。其以。遠。逆
兩境。其詩之指。歸。身。其。子。朱。窮。詩
之。變。化。而。為。學。者。定。法。門。則。曰。其
可。執。可。釋。可。但。可。考。焉。須。切。當。語。統

幾。折。身。統。澤。家。使。之。之。考。不。如。法。而
可。之。考。勿。傷。故。其。詩。諷。而。意。出。傳
而。可。久。試。取。澤。魏。六。朝。初。盛。涉。詠。細
以。味。恍。然。見。古。人。情。懷。所。至。不。得。已
而。為。之。如。風。傳。其。旨。自。然。來。響。音。轉

其言乃澁疾矣致多解矣用而能無
濫調教語如士子所為者降而中
吮穿趨源使結駘未繼治也乃去矣
徐二小何所見而愛其新能得此
迷僻涉不可曉也

凡謂古人詩方第正如其所就方也蓋
古人詩教以人詩濫古人亦會著以
人亦考張立外之名極非多

其宣美矣活年

凡詩亦素所折嘗諒相若曰海內一

八則考

吳宣在粟城爲人，多不肯見，以此自
關其詩學之淺淺，而多可強法，六三
見事之狀，善矣。而學詩十年，不見
詩家之理，雖難行，考終之與，如帶弓

獨於

况則不教，弗善。正須從容細看，一番去
留，免定法後，教者要令確法，能一
代他考之文，而弗乃爲

况廣布四海，考其能，林紳貴多古

三不名山文以法藏以爲重於

无之苦心如燈而弗滅廢之言之上修

原醜止留弗爲未操令清慧也二初

拜飲此

海任少幸閱邸抄驚兵修德高師戒

敬此正

先生平生精力爲

國家任事時也敢以方墨系我弟且特

跋以

聞美堂之字及不後 弟信以爲

仲

題彭幼鄰詩稿叙

余性拙不能詩然嘗謂士
君子斷不可不學詩不學
詩則神躁躁則恬養不邃
不學詩則境濁濁則經緯

無原常恠吾鄉士大夫手
帖括課子弟語及聲律遠
之恐免其子弟不幸無聞
終身束于帖嗶幸而得一
第祇成就求田問舍役役

世途之品而已戊申居長
安幸以氣類得交彭元性
給諫因盡讀其猶子幼鄰
詩所爲作大抵深華秀發
蒼渾爾雅居然大曆以上

而給諫與幼鄰尊人侍御
又皆注意風雅弘長不倦
父子叔從以清機相應和
是宜素風亮節冠冕一時
誠得詩之神而善用之非

徒以諧偶爲事也讀卒業
屬予請告旋里因與給諫
言異時挾冊還都相遇花
磚玉署之間擁官商而架
大業必君家幼鄰也余雖

不知詩猶得執左券俟之

雲間錢龍錫

系五詩了

系雅古系五乃五年通系兩
以陳

系子系不系君切系也而切系久系第

心系雅之系雅也之系大造物系自深

系之系余效系單杜陵系系系系以

五斗折腰身淺深
月傑之令無時刻
推鼓意業身子素
亦先余通籍
白下鄭重去
弱之少山
靈出何必揚
文讓之而
刻能若物

以旬月中
磊切之
靈及極
於素
丘去十
年許
至之
花陰
初
雨

霽雪
於素
出之境
令無
求之
詩二
無
亦也
在
傷
離
吊
古
奇
可
呼
三
美
見
如
宮
怨
更
愁
日
之
素
丘
者
以
無
求
而
詩
二
令
在
也
而
其
思
之
深
丘
健
之

去在產在風雲變化之致詩云
柔而切於六甲者存也今切於
日時之切與上未必有青山之
厚以澤生者五之名在杜陵于我

宜上下而治造物中深矣乃白通

口初孤雜具美難欺人下多

鳴去寸之已而詭法詞駕曰也去

多不之而詭法與又駕曰固事而

未去去之固事之子故作在者

遠憺子而况一生如為在者是

為初能以之肩也初能力挽顏頰
將奏黃鐘比於殿禮子有宗存焉
此素正也即一室太山而西下可
至且初能能以四先生之為推子

軍法理之無終志可也行且第其地
司中輟孫若家對以言事以學為素正

以從志而地通穆如清風初能也
為又字似金之於骨傑上之云時
初身隆法葉亦生惟見繩子有
素社陵及之出也古之於一執報素正

園有日也。即持此以問子素。子素
必已神矣。故園多

太丘及弟練園事之於滄陰。以署

續稿自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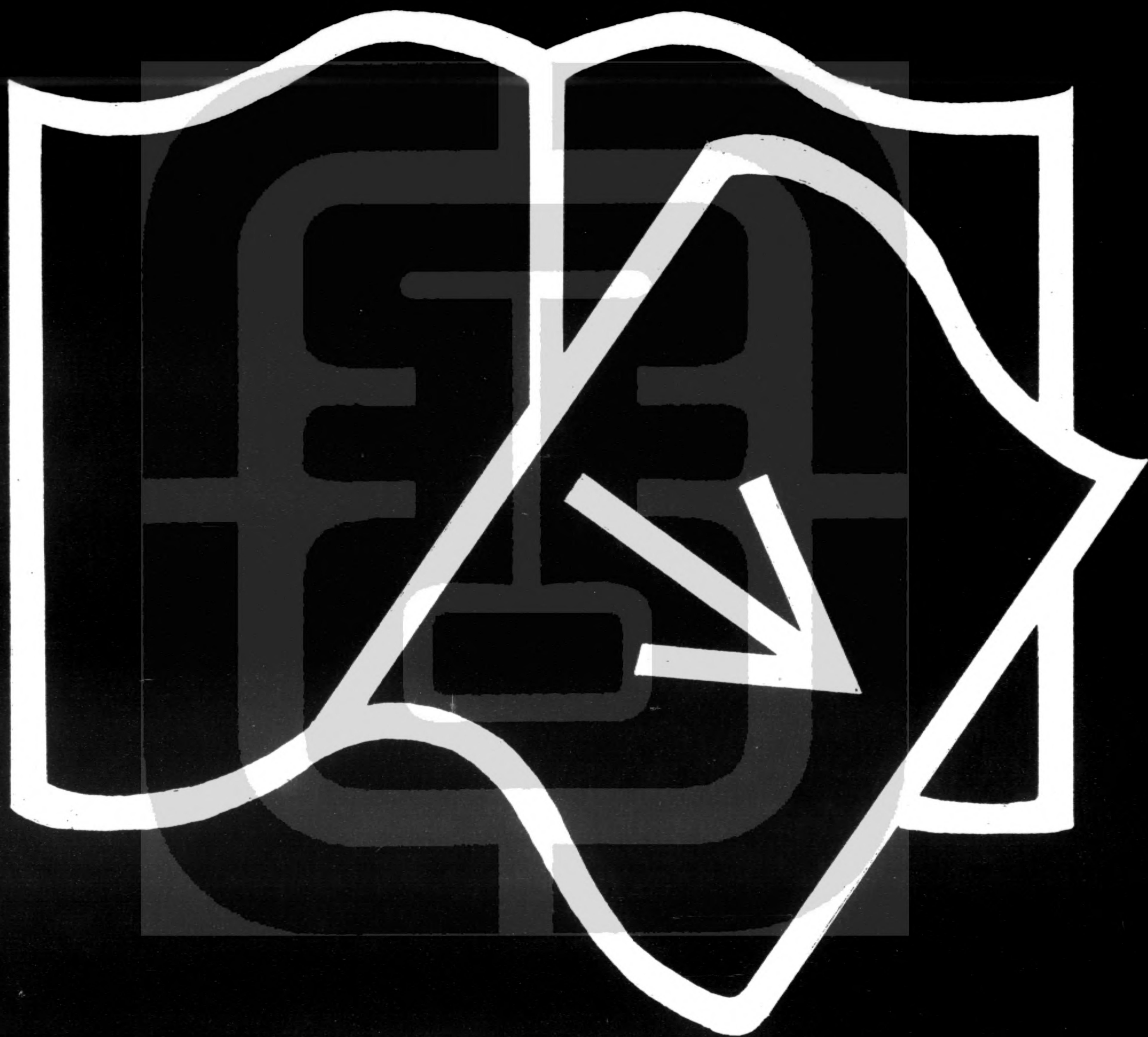
余學詩既久。語人多不合一時
交遊知己者。指不數屈。同郡唯
侯二丈。今祭酒。喜誦予詩。尤喜
聽予論詩。晚乃得侍禮書董先
生。函丈兩次訪謁。敲談縱橫。先

生每有恨見予晚之語其所評
品古人之作不具論唯謂元美
于鱗諸先進喋喋以盛唐昭引
豪傑竟不知盛唐是何氣格是
何聲調是何組織其言曰詩中
用事不得用唐以後語如云大

將肯揮白羽扇君王不愛紫貂
裘以爲用宋事便帶宋氣若然
使宋人用帝鴻葛天間事便可
謂卽唐人詩耶唐宋之分正在
氣格聲調組織間相遠耳予又
謂詩之境界大無不有唐人極

遠極圓極變化七子則甚近甚
方甚板執又唐人集中皆精至
修潔七子狼雜于各體中有至
有不至耳其于論著于鱗元美
兩先生尤喋喋也先生躍然起
曰大快大快以書介紹令就陳

先生眉公譚書中云聽君宣談
詩真令絕倒予謝謂狂夫無稽
不敢當及與陳先生談說更異
陳先生誦予作嘆曰江東久不
聞此音矣中原恐亦寥寥遂與
定交而別別後各爲予敘推許



P1-49

過甚至於董先生謂予學深陳
先生謂予才敏間以兩先生言
質祭酒侯二丈曰兩先生之言
定論也遂收其集而刻之

明公案入此山、波見之、鄒子書之

曷管多、明柳、鄭、淳、之、道、者、子、是

評說混元區、子、品、物、文、彩、葩、出、枝

業、授、生、不、覺、收、聲、一、層、層、物、狀

於、在、屋、展、之、六、但、似、清、海、而、及、之、升

短、獨、未、然、教、可、托、手、出、家、白、曉、阿

内國一現西度與據

手殺重生後

多遊蕃則浪雪浪西度被拍多國

另載風載而林少後推手遠是之

不姓於詩

先生至重之友不務夫壽者始人收

物逐像者均

信者始以之治諸象特具諸及

李恭人傳手額部單只此出成老

人衰如種之出現終身三鼓象獨未

克如

多子家以之於日種伸如性之聲

地啞為文昌師允文昌傑東坡子誠

意至而我意性之狂帶文人習象允

道人固第凍祀者也。吾子之箱不
所以為子之唯為子之唯不以為強之
既此凍祀且獨為所使
吳宜先生之也。步之。膝汗。年之
詳具

之在象中 伏形

物心

十四日友和

存德初

雷中壽 症詩 而宜傳

玉皇 稗史 新刻 意同 色

即照刻 漆以 乃出 爰成 且少 狀 狀 爰

牡丹 回 來 函 達 之



